

南宋文苑

第二
八册



南宋文範卷四十一目錄

策問

策問六首

陳造

策問五首

程瑛

召試館職策問

洪咨夔

策問二首

宗室廩祿

漢唐錢幣鹽法

方大琮

四京守禦策問

甲午太學解試

吳泳

省試策問

許應龍

試閣職策問

程公許

策問

大甯監

楊枋

南宋文範卷四十一

長洲顧少卿先生鑒定

秀水莊仲方編

策問

策問六首

陳造

問利害之易見者人知之人言之興而除之不難也利害之易見或者援害以沮其利而指利以庇其害利害始瞢昧不可言方是時非明者不能有見明矣而勇不足猶無益于行也國家駐蹕臨安按引楚屬以給在所大江去臨安七百里之近雨小愆期而漕之不通漕河之填淤不浚者數十年矣浚之誠利也而議者憚之是非以其動眾而費財耶動眾費財誠未易輕犯而漕河之決不可不浚也蓋其勢而然是非援害以沮其利也乎浙西澤國也自昔多病于水疏道渟瀦昔者最爲急務自頻歲之旱勢家大姓障陂湖以爲田日廣于舊今未見其弊也脫或雨水泛溢則於疏道渟瀦以爲民田之利者無乃病乎彼規利者之口必皆以增賦稅

爲言而郡縣之閒或有甘其說邀諸久彼其爲利果足以償其病民乎是又引利以庇其害者伊欲究利害之正而亂名實者不容其喙通漕渠之淤而復陂湖之舊勇爲之而不顧是豈無至當之論願與聞之自漢唐以迄本朝建言通河渠之臣厯厯可攷而陂湖荒蕪之地佃者有禁又法意也置不問可乎夫大旱之後于浚河則宜而規廣其田者皆動其心在今日尤不可不講故舉以爲諸生問

問事以法舉法或弊治之在法法行而人弊之治之在人法以人弊而且治其法則雖歲變月議也何補國家仕進文法試吏而改其秩必舉者伍人凡未應格不可妄冀非固齟齬其塗以抑其進蓋將以勵士夫廉能之操重達官激揚之權卽其所舉與舉之者可以交觀其賢否法之良不容少議比歲以來用法寢弊有挾者必舉孤立者不省有挾必舉則罷汙者往往冒進孤立不省廉而能未免陸沈由是用未必才才未必用何以辨天下事士大夫患

此久矣未知所以救之之術雖然果法弊歟抑人弊之耶弊在人而非法之過輒欲歸咎于法甯能有益乎或者曰書考之久者可置是而權要之子弟抑而損也使夫士之仕徒計日月而已則旌別之術廢旌別之術廢則賢不肖混淆無章矣漢楊惲唐李德裕輩又非權要家乎本朝名臣子孫事業焯焯者不可縷數今一變之不幾去小不便而得大害因噎而廢食乎至有建白于朝欲試以制誥法律者試以法律是銓也銓法之設爲無舉主者爾用之一舉主及格之人大似未允制誥之文就令工此他日未必不爲虛器徒爲是紛紛然則議者之言孰爲可用于今日繫欲因仍舊法則所患乃爾改弦易轍以救其弊未必有益諉其法而治之固不可人之弊法久矣將以革之何以爲術今欲使法不變而弊去上無紛紜之患而下無怙勢沈滯之虞舉于人者之必才而舉人者之必當其必有要而易行者諸君行仕矣論天下事宜若素官願據平日所見而言之

問書蕩于秦漢四百年文物寢盛而君子之論文章取西漢而已至東京不論也夫自秦而漢學者伸于久鬱宜其文之盛文之寢盛宜見于積久東京繼西漢而治宜其愈盛而遽衰何歟西漢之文信盛矣韓退之以孟荀之學去取千古其於二百餘年之文又特取司馬遷長卿劉向楊雄而不及其他西漢文士未可一二數載籍其可攷也其文似非後世所及而退之去彼取此其意安在退之之文其視四子果能伯仲否耶較之西京多士其果足傲睨而陵蹕乎班固爲西京之書其繼史遷似不甚多愧退之猶不比數其意非例以東京待之耶諸君讀班史熟矣其不及四子者安在使退之秉西京之筆將不止如固乎試商摧之

問天下之事泥古不必便今徇其名不若旣其實三代而後膠于泥弊于徇而貽患者多矣至是則改過無我者乃帝王之度成王不歸周公漢祖不止六國封乎昔也疑今也新逆刻印未已輒銷繼之壽周祚之脈而定漢家之鼎其不繫此乎曩者議臣有請屯

淮南之田期以復古者寓兵于農之意救今日養兵耗財之弊行之數年本始之謀畫餅捕風而民以被擾告兵以不樂聞壽皇聖帝審言者之悠悠也罷去不疑兵欣然而歸民帖然而安而郡縣之吏亦免調護耗蠹之患聖度無我高出周漢之君之上顧豈泥古徇名者所可擬議雖然財之耗于兵極矣荷戈之士一不知負耒者幾家可以奉之救此之弊舍兵民之外幾乎無策而兵民之難合自五代始唐初猶以府兵彊府兵寢弊則婁郭韓重華之徒出而收屯田之利夫以府兵近周法太宗行之而便屯田沿漢法諸公行之而利唐去今未遠也不聞其泥古而不便于今徇名而遺其實何歟意今行之有未得其要歟將所屯者非其地而屯之者非其人歟抑今日之視唐又有古今名實之閒不可膠柱歟或者謂法行之貴久而執之貴堅王介甫爲青苗助役非不堅而久拂眾遂非貽害甚深長也今以屯田之不便罷之軍無閒言而淮人鼓舞欣躍則益知介甫之久而堅果繆矣然養兵足國之計屯

田之外猶有策畫可講而行行之而無害者乎願問此以備謀國者之有聞

問國是不可以不定國基不可以不裕國威不可以不振國之有是宰執持之侍從臺諫言之而本朝宰執與言語之臣多相矛盾中間合而爲一初無可否祇以成權臣之專然則國是果何自而定國以民爲基基固則國安任此之責非監司守令乎今日精擇監司陞絀守令纖悉不遺而民猶告病民之病困于窮匱而經費有常國家惜民之念日切于上而不容以予民者結其心則國基何自而裕紹興中北虜請和正以諸將乘屢捷之勢雄眎中原敵人懾爾當時朝廷亦有尾大之憂今日將帥遷絀不異郡縣立國至此可以無患而大將威名烜赫無著聞者則何以使四夷知畏然則國無尾大之虞將而將兵而兵使威振于內而敵畏于外又有道乎

問根本之地用兵之所謹高祖爭關東而關中付之蕭何光武起

河北而河內付之寇恂自古知兵者莫急于根本之地而謀人之國者亦務攻其本根袁紹不能用田豐之言以取許唐太宗不能用李靖之策以取平壤君子皆有遺恨然高祖用之於彭城尋以敗歸慕容垂用之于魏珪魏亦小挫而復振王檀劉鄩不能得之于晉陽莊宗乃一舉而入梁檀之與鄩不足以望莊宗固也而莊宗乃過燕王漢祖者耶成否果係乎才歟抑其事固有幸不幸歟諸君學兵者此最兵家之急務願索言之

策問五篇

程 珌

問四代之盛塾庠序學之制達之天下作人之效可知已先漢有太常有太學而遊學之路受業之地未詳也後漢有辟雍有鴻都學而學官之課程生員之選試未聞也唐人于太學之外有國子學又有四門學洪文館學保桑梓者鄉里舉焉在流寓者庠序推焉然則里選之與學校判而爲二矣天下之學旣不盡興而取士又不盡出于教育後世望太平之治宜其寥寥也國家肇造之初

首謁先聖以風海內於是老生彥士興起于深山窮谷之中故州郡未立學而先有四書院太學之制未備而先有湖學慶厯盛時始詔天下皆建學又取湖學之法行之太學自嘉祐至于熙甯公卿大夫彬彬多四科之秀論者歸功于湖學之作成而不及慶厯之建學何也湖學之教人經義有齋治事有齋習之以盛服危坐逸之以習射投壺容止進退望者不問而可知獨其爲法則無傳焉當時旣取以爲太學之式必不至於闊疏不識熙豐之學法果出于湖學之規而不變歟自三舍之行日繩學者于規繩之內而學官受金之訟至興大獄爲衣冠之深恥昔者條約之疏而風俗自淳今也防閑之周而士習益薄何耶元祐諸賢看詳貢舉條制其閒有欲改試爲課以變月書季攷之舊謂禮義之地不當使之爭者其說果可行邪大觀再更學法用事之人自以爲一道德同風俗而西蜀之賢者甯出于元祐黨籍之門而不願就八行之舉又何耶自京師郡縣莫不置學前日之書院旣已荒蕪不治近世

名卿大儒乃稍訪求葺理以復承平之遺風使不以課試爲累而得專心于講習旣爲之規以示講學修身之要又爲之記以開遊學嚮方之塗其意甚厚原遠未分居者未免植門戶之私遊者未免流餽啜之習豈書院之設特爲學者自便之地又何以甚異于郡縣之學耶今又因諸老之講明以倣湖學之規模推湖學之教育以還書院之舊貫與夫慶厯熙豐之人才何爲而盛衰元祐熙甯崇觀之學制何爲而得失庶幾于科舉課試之外有所作興以洗漢唐之陋而彷彿鳶飛魚躍之遺其必有道矣願從諸君共圖之

問寓內提封萬里勢不能周故岳牧侯伯之制使內外相維統體不亂而後要荒如王畿王畿如堂陛上無不流之澤下無或壅之情聖人慮事周察治審萬世不能易也然炎漢初年責成郡國存問長老舉察廉孝悉以屬之未聞乏事也乃元封以後使指旁午威震州郡守相輕賤至飢民相食而郡保倉廩不敢輒發不知所

謂循行觀察抑何事邪孝宣興自閭閻深鑒前弊郡國歲上囚繫
詔丞相御史課其殿最計簿具文詔御史案其不實部使者之職
廢之否耶乃治行尤異增秩賜金便宜從事毋拘文法潁川渤海
吏治彬彬不知其何以致此耶於赫我宋稽古建官閱班簿以擇
監司置審官院以擇長吏監司責以廉按長吏責以牧養治體聯
屬吏功較明卓乎三代之盛非偶然者而比歲頽風漫無法守燕
集賂遺不禁行部之日時節互饋絡繹道途之閒揆以人情甯復
刺劾閒一飛表莫非褒章風憲當若是耶身佩左符駕以朱轡視
公帑若私儲謂燕飲爲政事以督賦屬縣爲勞能民冤莫言吏姦
成市饑饉流離一不知問牧養當若是耶先正有言路擇一監司
天下自治而或謂前古危亡之朝監司不察州州不卹縣縣不卹
民故民怨于下相與爲盜而上不知卒以基禍然五鳳黃龍之閒
不煩部使者亦足以爲治何耶其稽往古岳牧之制考漢人廢置
之由酌先朝班簿審官之意條近世革弊之宜悉著于簡或有資

于觀風者

問食貨之政前牒講之備矣唐虞而上姑置勿論三代以來固有可考者漢人意度宏厚綱目疏闊七十年間廩庾盡滿充溢露積京師之錢累百鉅萬夫賜租發爵使農愈勸若可以得粟耳顧錢亦至于不可校者何耶夫均輸平準各有令丞鐵官幹官並屬大農是固生財之道然其官乃不建于初年何邪有唐之興經常簡易之法爛然有敘方其盛時民物蕃息馬牛被野米斗之直至三四錢原其所自是固力本之餘功然不聞有錢少物輕之患何耶良法既壞理財之說寢興所謂鹽鐵轉運鑄錢括苗權利借商之事擾擾並起迺愈繁而愈弊何邪自是而降調度益繁規模日迫矣天厭昏代開我國家列聖相承比隆三代凡數百年來崎嶇苛細掊克聚歛之政悉弛而不用至于三司使之置雖因舊制而其間深意所寓固有三焉造作軍器與夫土木之工河防之役盡得而主之且國家經費之大無過此三者而必命三司總之豈非使

之得以制其出入而爲制度者乎分天下之路設轉運使副判官
付以按察之權使督集財賦隸之三司凡經費羨餘悉獻之夫三
司雖尊位亞執政而無宰相黜陟之權故諸道使者有羨則獻無
則已果可以不事損下而益上耶左藏內藏之儲人主不得知其
數宰相不得侵其事惟三司實專之得非不見其儲積之廣則侈
心無自而生邪自王安石當國持冢宰制國用之說分三司之權
立勸沮之法置旁通之簿凡前日祖宗微意一切不存不知安石
之變更果何所見而然邪理財王者善政也無事則藉以制作無
一日而可緩者其稽漢唐先後之由本朝沿革之故與夫今日之
所宜行者爲有司言之以備廟堂之採擇

問鄧艾見高山大澤輒指畫軍營李德裕籌邊樓之圖山川尤爲
詳備甚哉形勢險阻不可不宿講也立國于東南無百二山河唯
曰長江爲戶庭兩淮爲藩籬爾世之熟于形勢者曰無淮則江單
無江則淮寒唇齒相資灼然不誣方鼎峙三分時吳奄江表魏據

、旬吳之君臣不敢目望中原者無淮也南唐跨據江左尤重淮
歲當水淺戍守浸嚴今獨有淮東西爾可不垂意乎至于大江
之南地勢延袤可撓之地不勝其多扞禦之計不勝其力備多則
力分力分則勢弱有大江之上流所以援兩淮而固長江者又
豈可不重垂意乎淮宜守也江宜保也上流之勢尤不容忽也然
則宜如之何曰昔周世宗征淮旬諸將爭欲據險以邀之然則淮
未嘗無險也不知所以爲險者果安在耶吳人聘魏魏問戍備幾
何曰五千七百里又曰道遠何以爲固曰封疆遠而險要必爭之
地不過數四然則長江亦未嘗無險也不知所以爲險者又果安
在邪今江淮重鎮宿元戎屯萬幕分疆畫守首尾相應宜無餘算
然時異事殊難以泥古風雨飄忽震迅眇不可齊恐未易以故迹
尋也彼六朝遺論汎焉而未詳江淮表裏之篇詳焉而未精諸君
慷慨功名且家于形勢上游平時倚劍天外彎弧江上凡江淮數
千里盡在指顧中取其便于時而切于事斷斷然可以日月計功

者約其辭明其指爲有司言之勿徒以紙上陳迹爲對

問邱明既往班馬嗣興奮鴻筆于西京騁直詞于東觀卓乎無以
議爲也後漢之書成于范曄不知與漢紀三十篇同乎異乎三國
有志成于陳壽不知與魏氏春秋優乎劣乎東西二晉植國規摹
與其人物風流豈無可書彼生長東南不知中朝典故者固不勝
其任而聞見華戎成敗者又復過自退避故雖著晉紀者號爲簡
直而作陽秋者稱爲良史今之所述亦有取于此耶由魏迄隋其
閒六代之史不滿人意迨至有唐嘗詔修撰而涉厯累年迄無銓
次彼陳叔達諸人各居權要無所稟承要當求有以一之可也乃
奏停後魏而獨修五代何邪諸史來上多所損益旣爲序論又爲
總論亦可謂全書矣不知所謂時稱良史者果皆簡正邪唐三
百年屬筆非人逮歐陽文忠諸公積二十年之力乃成百六十萬之
言其不苟甚矣然八者之失二十條之疑猶未免議者之云云何
耶日者史臣有請欲使涉筆史館者帥爲近程以速汗青之效是

也竊謂史各有才難乎其選而昔人又謂應仲遠作風俗通崔子
真作政論蔡伯喈作勸學篇史游作急就章皆足以耀當年而垂
後世然則甘泉從臣悉兼論議家家果有董狐人人果皆荀勗耶
母曰非吾事也不敢僭

召試館職策問

洪咨夔

天下大事首蜀尾淮而腰臂荆襄自昔所甚重也諸葛亮之用蜀
祖逖謝元之用淮羊祜陸遜之用荆襄規摹俱在得其人善用之
則撫機酬變進退闔闢豈不在我而猶患備守之匪易蜀方告警
襄又戒嚴且蔓延于淮賊虜爲三師以觀所應故我之應敵不容
出于一術諸閫交至相爲援如常山之蛇力非不合也或慮趨前
不能無後顧畫境人自爲守可無連雞之患然同舟遇風又慮一
處不牢則俱受其害分建三數人大鎮聚甲兵糗糧以重中權似
可雄臥虎視而並塞列城護風寒之地恐難于斂戍使寸寸而守
之則備多力分抑兵家之所忌挾初郡以爲外扞庶增藩籬之固